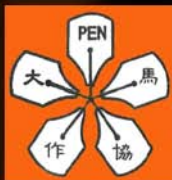


馬華文學

3

2011年9月

附录第三届海鸥文学奖特辑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目录

散文

- 厨娘/翁菀君 ○ 1
- 奥克兰的雨/Bill Wang ○ 6
- 城市/叶欣荣 ○ 7
- 逐美景而居/扶风 ○ 8
- 守秘密的白纱/郑宜欣 ○ 10
- 小巷/周瑞康 ○ 11
- 憧憬/翱翔 ○ 12
- 马六甲唐人街/废扬 ○ 14

诗歌

陈强华

象要找寻回家的路

- 晒衣 ○ 15
- 缝纫
- 性格
- 单人游戏 ○ 16
- 回家
- 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刘艺婉 ○ 17
- 声音/李圣祥 ○ 18
- 举重/林协力 ○ 19
- 午后/萧竹 ○ 19

小说

- 一趟旅程/龚万辉 ○ 20
- 回家/吴彩宝 ○ 28

文学评论

马华新诗路在何方? /孟沙 ○ 31
——“建设21世纪马华文学研讨会”论文

文坛动态 ○ 37

马华文坛出版消息 ○ 42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 44

附录: 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
新诗组评审纪录 ○ 45

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

顾问 / 叶啸

主 编 / 陈政欣

副主编 / 李忆茗 潘碧华 吕育陶

编 委 /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孙彦庄

封面设计: 卢颀伊

内页设计: 龚秀霞

封面题字: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9,09, 9 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1年9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 欢迎转载 •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海鸥文学奖2010
散文组优秀奖

● 翁菀君

厨娘

天空微微翻起鱼肚白，厨房近炉灶一角，一枚黄灯被拈亮。四周仍笼罩在夜的寂静中，厨房里昏黄灯光映照得一晃一晃的巨大剪影，是阿祖。每天清晨六点，阿祖即提着菜篮，骑着她的铁马，沿着河边小路从独居的木屋到我们家来做早饭。

数十年来，阿祖都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把脚踏车停放在大门树下，依序打开侧门，给天神公上一柱香，然后趿着她的红木屐格格咯咯地从侧廊走到厨房去。答一声拧开灯，熟练地抓起一把柴枝，一舀炭，往炉灶丢去；接着淋上些许火油，点燃一卷报纸往通风口里一塞，阿祖开始为她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早饭起火。不消一会儿，炉灶上的空气便被烧得氤氲，零星火光噼哩啪啦作响，散飞在窗外灰蒙的空中。火起好了，阿祖惯例会先烧一壶水，稍后用来烫洗餐具和川烫鲜肉。在等水沸腾的当儿，阿祖便卷起衣袖，拿出菜刀和砧板，蹲在泥地上开始工作。那时候，家里早已添购了搅肉器，然而阿祖却坚持以刀代劳，巨细糜遗地慢慢把肉剁开。阿祖说，剁肉可是门功夫，剁成的肉碎不能细如粉末也不能粗如肉丁，口感要绵密也要有嚼劲。那使电的小玩意儿，又怎么比得上自己干了一辈子粗活的双手呢？对于做菜这回事，阿祖坚持不假手于机器，仿佛对待自己的人生，每一刀利落而下，是好是坏，皆落在肩上。

从我懂事开始，阿祖即以一名独居老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家族。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和弟妹到阿祖家待上一整个下午。阿祖住的平房旁边有一片空地，空地上蔓生着野花野草，草丛后方有一座由细石堆砌而成的小石山。每逢太阳透过大树洒落石子上，不知哪儿来的羊群便会漫步到阿祖家来吃野草。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阿祖就是爷爷的亲生母亲，是我们货真价实的曾祖母，却因为常在阿祖家遇见羊群而称她为“羊咩咩婆婆”。阿祖倒也不介意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每当我们喊她一声“羊咩咩婆婆”，她便乐得不停往我们的脸颊亲吻。

长大后，从母亲那儿听说，阿祖年轻时随曾祖父离祖国南下，生了一名小孩，曾祖父却另娶二房，从此不再归来。阿祖独自承担家计，养大了孩子，却不知何故与其独子我爷爷他闹翻，自爷爷成家之后便开始独居生活。看似分家，阿祖每天还是会到我们家来做她的早饭。做早饭的当儿，看见爷爷一定顺理成章地碎碎念几句，有时母子俩还不明就理地对骂起来，迂回暴烈的相处中，隐藏着深远纠结的母子关系。直到爷爷去世那天，阿祖白头人送黑头人，在爷爷丧礼上仍然念个不停，仿佛那些未说完的话，再不继续说下去即不再有机会说了。

然而，至今仍在我记忆中萦绕不散的，不是阿祖的喃喃絮语，而是每日清晨香气四溢的阿祖的早饭。阿祖的早饭，十年如一日，必得有一道五花肉菜肴和着稀饭下肚。阿祖菜篮里那一条肥美红粉的五花肉，是她天亮前到巴刹去采买回来的。肉不鲜，吃下肚子会长虫，这是阿祖每天坚持摸黑到巴刹去买现宰猪肉的原因。阿祖的原则与坚持，除了展现在她纠结难解的人生，还包括在她甚为挑剔的食事之上。阿祖爱吃五花肉，猪五花夹精夹肥层层分明，仿若人生有油水滋润亦有干涩难咽之时。阿祖的五花肉料理种类繁多，一般传统的梅菜扣肉、回锅肉暂且不说，阿祖有一道甜梅菜烧绞肉，在渗了蛋汁的五花肉碎中加入同样切得细碎的甜梅菜，简单却甘香叫人难忘。

我就曾被那干炒甜梅菜所散发的浓郁气味催促着从梦中醒来。那一个早晨，我朦胧中张开双眼，鼻腔里满是阵阵烘炒得沸腾的甜味。我于是翻出被窝，循着奇香走到厨房去。我虽年幼，在厨房里，阿祖却似乎没把我当小孩，仿佛和一个大人说话般，她叨叨絮絮地说起那些繁复的烹煮事宜。阿祖说，梅菜有咸甜之分，选梅菜一定得用惠州的，那惠州啊在广东，在我们家乡南部，太阳好的时候

可以晒出很多梅菜。这甜梅菜腌了盐再加糖，味道不会死咸又比较浓郁，而且腌甜梅菜就只能用最嫩的菜心部份，口感卡好啦。阿祖自顾自地说个不停，我则睁着好奇的双眼，踮起脚尖探着头，定睛看锅里滚动冒烟的梅菜绞肉。甜梅菜的香气化成蒸气不断往我脸上扑来，我不由自在地深呼吸，想把那香气都锁在记忆的味蕾中，此生牢牢紧记，那和阿祖相连的气味。

阿祖的早饭开启了我对气味的辨识能力，以嗅闻揣测食物真正的味道。这能力又让年纪小小的我对吃与煮生起莫大的好奇心。上小学之前，我就爱跟着母亲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大人忙着张罗炊事，我则期待着在这些烹煮过程中帮上小忙，事后还能充当第一名试吃者，不亦乐乎。母亲每煮一道菜肴，我便开始发问类似“蛋卷是怎么被卷成瑞士蛋糕？”这样的问题。但凡有人在厨房开火煮食，我皆借故趋近，试图把各种煎炸爆炒蒸煮烙炖的方法与气味都一一收集起来。

犹记得那一道红烧狮子头，是母亲第一次让我参与其盛的菜肴。这道菜是我们家的祖传大菜。每逢祭祖过年，被炸得金黄的狮子头便如期登场。一般的狮子头多搓成一球雪糕大小，与白菜同煮，有人更把它做成就如肉包，数人分食一颗大肉丸子。我们家的狮子头却小如乒乓球，且因为多了一层甩球的步骤，炸起的狮子头口感介于鱼肉与猪肉之间，色泽比一般狮子头来得焦褐。我们家小孩从来就未曾成功抵御这炸肉丸子的香气，直到今天都一样，每当母亲自油锅盛起炸得外酥内软的狮子头，我们便开始一颗接一颗地偷吃，直到母亲发现盆里的狮子头份量变少了，我们才乖乖住手。炸起的狮子头，需要回锅与香菇海参、姜葱蒜酒同烧一个小时。我们家弃白菜择香菇海参，依据母亲，是因为阿祖不爱白菜性凉且煮来易出水，所以选择以香菇独特的香气使肉丸子味道更浓郁，而海参胶质丰富，则让汤汁更浓稠。阿祖南来之前是大小姐，吃的是豪华版狮子头，这是母亲边煮边抖出的阿祖的身世。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我们家狮子头的材料真的与一般有所差异。

关于这道祖传大菜，最深得我心的是抛肉丸子的过程——即那所谓的甩球步骤。为了准备这道菜，原本娇滴柔弱的母亲摇身变成厨房侠女，左右手迅速交替，风卷残云般以双刀快速细切粗斩，不消一会儿便把几公斤五花肉剁成米粒般大小的肉碎，刀工可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肉碎剁成，拌入切好如丁状的沙葛、

葱蒜及调味料，母亲再以双手把肉碎慢慢搓揉出粘性。一切准备就绪，母亲就把我们小孩都叫来，全家人一起进行狮子头的甩球仪式。母亲带领我们在掌心上抹一层乌麻油和一层酱油，再随意抓出一颗乒乓球份量的肉团。肉的份量拿捏好了，就把它不停地往沾了酱料的手心上甩，直到甩出一颗滑不溜丢的圆球，即完成一次的甩球仪式。对于一大盆肉碎而言，每人大概得重复上百遍的动作，才能完成任务。记忆中，每次制作这道狮子头，我们家人像围炉那样围着一盆鲜嫩欲滴的肉碎，你抛我掷往往就耗上了一个下午。然而，我却打从心底喜欢这甩球的玩意儿，看着一球一球的狮子头置满餐桌，心里便生出小小成就感，暗自决定长大以后也要像母亲一样会做菜。

长大以后，我虽不像阿祖擅于拣选独特食材做菜，也没有遗传母亲厨房女铁人般的魄力，却侥幸保有了我们家挑剔讲究的味蕾。我们家几代女人对吃与味道的要求与看重，其线头所紧系着的，是一种无法直言的心意。阿祖对于爷爷的关心，埋藏在每日早晨那一碗假装不经意留在桌上的早饭中；母亲不分昼夜地在厨房疲于奔命，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意都包裹在一道又一道的菜肴中。比起字句的堆砌，无法以言语包装的做菜方式，似乎更适合用来展示我们家女人一颗纤细又执拗的心。

而我，那一年刚刚升上初中，脱下儿童的外衣，胸部微微隆起已然像一名少女，我开始意识到“为喜欢的人下厨”这回事。埋藏于心底的恋慕，总是羞于以书信言语直接表达，于是便悄悄留意起电视中的烹饪节目，一厢情愿地学习一道又一道自以为适合表达心意的料理点心。在每一段刚刚萌芽的爱情中，我仿佛复制了阿祖和母亲纤细迂回的个性，以下厨替代语言，含蓄地伸出试探的触须。

至今，那些男孩们的轮廓已渐渐模糊，只有那一道道花尽心思烹调的料理点心，仿佛才刚自厨房端出，依然炊烟滚滚盈香诱人。那时我仍年少，厨艺亦尚浅，必须从学会的寥寥数道料理中寻找一道隐喻爱情的料理，可作选择的菜色实在不多。记忆中，我曾为暗恋的学长做过一道白嫩如初雪的甜品。我已忘了从何处把甜品学来，仅记得某一个放学后的时光，脑海中不停重播学长每天自教室前经过的画面，便一股劲儿地在厨房里忙了起来。我把从印度店买来的新鲜椰丝装进棉布袋里，用力扭转，挤出的雪白椰奶与同等份量的鲜奶一起于锅中加热。另

外再加入煮得晶莹若泪珠的沙谷米和切丁蜜瓜，倒入些许糖浆，一道我认为具有暗恋魔法的甜品，便大功告成。第二天上学，我把甜品递到学长面前，学长微笑接过椰香芳醇的暗恋魔法，从此却没再经过我的班级。

失灵的魔法教人黯然，却并未让我气馁。多年后与先生相遇，我才更趋近于阿祖与母亲的步履，真正活跃于厨房中。年轻女子如我，从不迷恋脱离现实的爱情，那些电影情节般的梦幻，最终也得走入现实生活。真正的爱情必以柴米油盐烹煮，才能渊远流长。我不懂得为先生写诗，也不懂得想方设法带他进入小说的梦幻逸境，我无异于那些时代久远的传统女子，仅想要细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食，以表达我心深处的真挚情感。为他下厨，是我隐晦的爱的方式。

婚后几乎天天练习厨艺，对于食材的性质、调味料与火候的拿捏、异国料理的香料与方法之混合使用等等，我渐渐懂得掌握。有一天我问先生，最爱我做哪道菜？他竟说是咕噜肉。简单平凡的一道家常料理，又何以紧紧系着先生的味蕾呢？这都得归功于母亲。一般咕噜肉以炸肉块与蕃茄酱回锅烩成，母亲传授于我的咕噜肉却得以肉碎取代块状鲜肉。其中独树一帜的秘方，是将一片片酥脆的梳打饼磨成粉末，加入肉碎中搓揉混合，再炸成小肉团与醋酱重烩。这样做出来的咕噜肉，酥脆无肉的膻腥，口感与味道皆更胜于原始作法。先生喜欢吃我做的料理，而亲自下厨即成为我对这段爱情付出的小小坚持。

阿祖、母亲和我，虽同样在厨房里为下厨奔忙，各自的料理中却隐藏着彼此幽微迥异的个人情感。唯一相同的，是我们家女人那颗传统纤细却又执拗无比的心。有一次，新家的厨房飘来阵阵香气，我自客厅转头看滚滚炊烟流窜于斜阳中，刹那间仿佛还可以看见阿祖和母亲正探头搅拌锅物，拿起汤匙细尝料理的身影呢。

奥克兰的雨

● Bill Wang

在我看来，奥克兰天气最有特色的便是它的雨了。

奥克兰的雨不是江南春天如丝的细雨，蒙蒙地雾着青石板的小巷；也不似长江流域滂沱的暴雨，气势如虹地肆虐着万物；更不似黄土高原的枯雨，可怜巴巴地施舍着它的怜悯。奥克兰的雨有着不同的性格。

首先，奥克兰的雨是善变的。或大或小，或歇或止，都在转瞬之间。所谓风云变幻，世事无常，尽在奥克兰的雨季了。刚到奥克兰的洗衣妇深有体会。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确是洗衣的好天气。但衣服刚刚挂上衣架，一阵细雨已悄然而至。你忙颠颠地将衣服收到屋里，还来不及擦干脸上的雨水，窗外又是阳光普照。你于是将衣服晒出去，收进来……最后，精疲力尽的主妇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衣服在风雨中飘扬。

奥克兰的雨又是大方的。大方到不分季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无不以雨为主。云彩之下，人人有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克兰没有四季，只有雨季。

或许正是奥克兰雨的大方与善变，这雨也就来得自然，来得随意。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没有那种电闪雷鸣的多余与铺垫，也没有那种鸣锣喝道的排场与威风。这是一种悠闲的随意，一种世外桃源的平和。在奥克兰雨的实际面前，形式不堪一击。

奥克兰的雨又是泛滥的。它不分场合，不分四季，不分白天黑夜，有多少云彩，就有多少雨水。因此，奥克兰的雨也就显得过于简单，没有涵养。表面看来，奥克兰的雨或大或小，或疏或细，或缓或疾，似乎形式多样。但时间一长，这雨也就下得单调。没有雪的调剂，没有冰的衬托，单调到乏味，如同梅雨季节的霉，爬满了奥克兰家家户户潮湿的墙壁。

奥克兰的雨代替了一切，也从某一方面显示了它的霸道。但是谁又能离得开奥克兰的雨呢？

奥克兰的雨一般都是由彩虹来结束，显示着奥克兰雨的希望。

城市

● 叶欣荣

白天在街道上走着，感觉城市膨胀和喧哗的人口，彰显上了隐似的发展味道。开阔的天空相对狭窄的后巷，历经淘洗磨蚀的残景，寂寞在脏乱小巷的嘴巴回荡，沉默不语的气息在涌涌流动。

有人悠悠然，有人漠然，漂泊在城市的外劳则努力养活梦想，冥冥中徘徊于命运间，在想着是不是轮回，把命运奉献给了城市。

日落余晖，抬头才知道时间不见了。白天的情感拼叠成夜晚的世情，呆呆的街灯透露它们曾经有过的厚重苍凉。感受浮华的霓虹灯铺张俗艳的姿态，斑驳的灯影注定吞噬了传统的气味。

理性与感性兼容的城市看尽人事变化世情冷暖，阅尽过度扩展的杂绘丑俗，所有鲜明的影响和凋零的记忆都随时空化去。注定气质凋落的城市无从逃亡，疑惑着是否被诅咒，一幕幕情何以堪的场景。

城市的命运不过如此，千回百转，因为城市都曾经繁华苍凉过。

逐美景而居

扶风

迁居不易，不仅仅是搬家的繁琐辛劳，还要考虑环境是否合适。要是换居处，不止要环境好，还要邻居好。可是环境能选，邻居就没得选，总不能左右先探听是何方神圣住在隔壁，才来决定要不要搬来住。要是租房子还好，如果发现邻居是爱闹事的或是三教九流的，常常受到骚扰，住不安宁，还可以另找地方搬走。要是买房就不容易了，不可能三几个月又卖掉买新的，谁有那个能耐和钱财呢！

我们买这栋房子的时候，贪屋价低，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兴冲冲的搬来，满怀欢喜的安顿好。住下来才感觉到交通来往不断造成超分贝的噪音，不绝于耳。原来房子太靠近欧陆四号公路，这条路是从北到南贯穿全南北欧的主干公路，交通的繁密可想而知。我们如梦初醒，难怪那么便宜卖给我们，敢情是没人要住在这样吵的地方。可是房子已经买了，只好适应。

另一件教我们头痛的事是邻居。对面的邻人是喝酒吸毒的年轻人，虽是独居，却经常有一大伙猪朋狗友来，一胡闹就彻夜的音乐器吵，我们的睡房窗口正向着他的大门，总被吵得睡不着。我到现在还后悔没有探听清楚就买房子，但浦侯说我们不可能这样便宜的买到其他的房子，还是适应吧！

在这里住了十几年，跟邻居吵过几次，他太嚣张了，吸了毒开车把我们的围篱撞倒了几次，又不肯赔，不得不跟他吵。可是我们说什么也算适应了环境。公路吵也好，邻居吵也好，我开始转向自闭。客房窗口朝向另一个邻居的庭园，没有客人来访的时候这房间权充我的书房，电脑就临窗而放，每天我坐在窗前看书写作，偶尔有小鸟在草地上觅食，我会抬头观察它们。看完鸟儿，就顺带看窗前的景物，夏天里邻居的园子里繁花开放，草地绿如绒毯，周围有松树枫树，在微风里摇曳，我的其他感官隐去，只留目光，浏览这静谧的风景。在色彩缤纷的小园地里，一切是安静的。

我在现实生活里即使没办法择邻而居，心灵上却能逐美景而居。我还是自由的。我有时出门到树林里散步，松林子离村子甚远，不闻鸡犬，只有鸟鸣松涛。偶尔悠远

的传来鸬鹚鸟的咕咕咕，间中夹着啄木鸟的笃笃声，在这里一切的声音都是美好的，让我耳暂明，目暂清。还是要感谢住在这个村子里，有树林给我这么美好的音乐。居所周围的噪音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时出去写生，只要坐在河边，专心的画画，就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忘了外边的纷扰不安。也许这是逃避现实，世界上的灾难，自己生活上的难题，不是没有影响情绪，不是没有增加困扰，但我有意回避着一切的不美好，尽量制造一个乐园，给自己有所依据，不然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

就是在最难熬的严冬里，我也能无视那黑暗和寒冷，出去滑雪。因为不精于滑雪，一路上要用心保持平衡，只要一直滑行，就得一心不二用，这样的时候是全然的把周遭摒弃在意识外，也是处于心境最平和的状态。冬天里若出太阳，在雪面上反射点点光芒，像铺满了小钻石，树木的枝桠上也缀满了星星，在雪地里滑行，就如拨开钻石的路向前，如同置身童话里的仙境。我常常自己感动，能住在这里是一种福，能在心灵里找到净土更是奇迹。

而我所能寻得的最隐私最神奇的美景是书中世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更有安身立命的空间。慢读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逃避，尤其是一字一句的朗读，我耳听我声，我心听我耳，声心相通，无穷无尽的乐趣和安抚感，在病中是清凉剂，在失意时是安慰，在受伤时是良药，让我暂忘居住的不安和生活的磨难。尤其在低落时，完全封闭在书本里，不与外界沟通，忘情的读，这样慢慢的最终就能调整心情，走出渊渚，到室外深呼吸，有死后重生的侥幸感。

也许这样的处处封闭处处寻逐是逃避现实，是消极的绕道而行，可是不这样的话，生存是一天比一天无意义，要怎样拖下去我没有答案。就让自己照自己的方式去过活吧！

守秘密的白纱

● 郑宜欣

对这间日式小房一见钟情，是因为爱上了她那两面宽宽的大窗户。一面是房子正面的落地窗，整面落地窗把一大片墙的位置给占去了，所以我允许她沉默，鲜少把她推开来见人。另一面是隔着小小阳台与房子空间的窗户。上面吊着白纱式洁白的窗帘。白纱上有无数的小叶子攀延着，好像不会停止蔓延似的，点缀着泛白的单调。单调不是不好，只是需要个伴，来衬托出她的美好。

由夏进秋时的凉爽季节，我总是把这扇窗户坦荡荡地给开着。只有层薄薄的白纱为自己做掩护。信任是种责任，我投以她信任，她就得背负起掩护我的责任。所以那两块白纱窗帘，安安谧谧又沉沉地垂吊着。她帮我遮盖了房内一切的秘密。只有在每天的特定时间，才被我掀开来看看阳台边的花儿们。

这里没有扰人清梦的卡拉OK歌唱声，没有专横霸道的车辆引擎声，没有六亲不认的争拗声，更不会有竭斯底里要自由的狗吠声。刺进耳膜的只有自己的沉默声。我稚嫩的耳朵忠于我的心，该听信的话语，先用心感受，才去判断。而任何外来嘈杂声的频率，都不能随便就与自己的心跳频率兼容，为我造成不安。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够放心把窗户打开，隔着守秘密的细薄白纱面对世界。

然而，有时阵风会吹来，透过白纱布，把挂在窗前的晴天娃娃型风铃轻轻给唤醒。发出脆耳丁铃响声的晴天娃娃就会精灵地转告躲在黑暗里不语的我，嘿，你看，你的秘密又被风给掀开了。

小巷

● 周瑞康

从街角的红绿灯前的小巷口拐弯，走进入了另一个小道，另一个世界。

沿路的两旁，是发臭了的剩菜残羹。距离头不高的地方，显眼的置放着一个制冷气机，一不小心就会把头撞个破烂。顺着地心引力，被排出来的水往地下滴。久而久之，便在地上滴出了一个小小的洞，宛如黑洞般将所有经过那里的灵魂慢慢地吸干。沟渠旁尽是堆积成山的阻塞物：有苔藓、水草、空酒瓶、咀嚼干了的口香糖、用过的保险套、疑似呕吐物的一堆黏黏，依稀可以见到饭菜的白色漂浮物、还有一坨褐黄色的粘稠物等等。在沟渠上面乱舞，然后慢慢滋生出一些不知名的虫，到处乱飞。忽然，在左边的沟渠上，一把断枝的雨伞引起了我的注意。雨伞上面印着各种可爱水果的卡通图案。每一种水果的“脸上”都挂着微笑。是笑得很灿烂的那种。这和整条街的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就被视为怪兽。为了铲除异己，只好将那里当作用蚊子的地盘。于是，雨水就在上面一处凹起来的地方不停的放肆，像是一群无理取闹的小孩一样，只会不停的吵着大人要吃糖。久而久之，雨伞也被同化了，成了这条小巷口的风景线之一。地上的水渍早已溅湿了我的鞋子，搞得我浑身不自在，像那些随时会爬起来的僵尸一样，双手伸直，将我的脖子紧紧地勒住，不能呼吸，直到死去。

憧憬

● 翱翔

蹲坐在门口，怔怔地往远处眺望，眼前粗厚的铁丝依然碍眼。

或许你会疑惑，为何我宁愿困在这里，就算晓得铜墙铁壁也是困不住身手敏捷的自己。几乎，日日夜夜都在向往外面的世界，驱之不散的幻想终日萦绕在蓝天白云与宽阔草原的自由里，只是却步于獠牙满驻的血盆大口阴影底下。至少还不想死，我是这么想的。过往，无数的先辈以身犯险，觅得漏洞随即一跃而出，解脱束缚的愉悦还在扩张的当儿，往往随即换来晴天霹雳的噩耗。眼前出现的尸首一具又是一具，冰冷僵直的气息，我已经习以为常。

想要活着安度一生不是登天般的难事，游戏规则简单不过。只要饭来张口，安分守己，唯命是从，乖乖待着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吃饱就睡，睡饱就吃，这便是生活的指标。时而，彼此间产生摩擦争执，可能为了食物而大打出手，轻则互挥，重则皮开肉绽。我不喜欢争斗，总是静静地在角落等待，再从杯盘狼藉里搜寻，幸运的话必定有所斩获。

小时候，凭着初生之犊的莫名勇气，对这里的一切事物满是好奇。毛茸茸的绒球能够让我成天把玩，风吹飘来的枯叶也能追逐其中，新鲜近乎就是我的生活。不过，成长让我了解现实的残酷，对以前幼稚的举动嗤之以鼻，甚至开始厌倦如此的枯燥生活。我开始懂得寻找目标，把墙壁上的爬虫类充作无聊时发泄的小玩意，将蜜蜂苍蝇打落在地便是一种嗜好，甚至意外找到逃离的出口。那一日起，我不时在出口前徘徊溜达，似乎也在抉择间彷徨。

岁月流逝的步伐宛若川流不息的溪水，就在霎那间急涌而去，如今已是百年残身。望着墙上横行的壁虎，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半聋的耳根子隐约传来它们唧唧的嘲笑，竟是此般刺耳，想必定是自己的臃肿身躯惹得哄堂嗤笑。忽而，全身一阵痉挛，前方视线一阵晕眩，脑海顿然浮荡着清晰的画面，心里暗忖：该来的还是逃不了。

撑起孱弱的身子，一呼一吸更是意外地吃力，拖着摇晃的步子蹒跚前进，少了花样年华的娇柔体态，多了老态龙钟的笨拙举措。跌坐在门前，呆滞地往远处瞻望，眼前粗厚的铁丝依然坚固。此刻，外面的天空不再蔚蓝，黑沉沉的天色伴随着稀疏零落的雨丝，滴滴答答地打落在地面。雨势渐强，厚实饱满的雨滴落在门外的水潭，溅起的水花洒落在毛发上，我并没有害怕地卷缩避开，只是一如往常静静地等待，或许已经没有比面对死亡更为恐惧的事情了。

渐渐对周围失去知觉，眼皮在沉沉中缓缓下垂。忽然，身上传来一股暖意直达心扉，我感觉到一双熟悉的手轻轻地将我拥入怀里，安详平和的氛围在悄悄蔓延。就算狂风暴雨将我向往的梦打碎，我依然没有为我的选择后悔过。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至少我知道自己是只有憧憬的猫。



马六甲唐人街

● 废扬

印象中每一次来到马六甲唐人街总是在很炎热的午后，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可以以一个外国游客的心情和姿态来观光这一个地方，她总是陌生得足以让我暂时忘却自己身处在一个其实真的不怎么美丽的国家，每一次都给我很深刻的惊喜和感触，可惜无论怎么样时间都还是太短，我来不及好好仔细欣赏古城的美，到最后都搔不到痒处。

其实我多想在这条巷子里长住，每天什么都不做，就只是拖着人字拖下到街上游荡，无惧头顶再炙热刺眼的阳光，去看一看那些招牌已陈旧蒙尘的老店，它黑色底和金色楷字的招牌累积了若干年代的故事等待述说；我也想看看店里面一些和这个时代脱离已经很久东西，它们似乎这几十年来都静静地同一个地方扎根。

一个老人就这样安坐在门口大开的店铺前，然后睡在藤椅上头低下头守着，等待未知的顾客或不小心踏进来的游客；或许他根本不在乎，他和身后的老店和里面的一切，早已定格，形成一幅画。

最多时候站在一些神秘诡异的建筑前头，停顿凝望着它巍峨厚重的木门，以及刻在门上凶神恶煞的门神武将，红红绿绿的但总是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昏暗。我常常要一窥里头到底藏着何方神圣或猛兽，抑或由始至终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不止这样，路过总是大门深锁的籍贯会馆，其铁花拉闸门银色刷得油亮；一些古老的家宅也一贯的被铁锈斑斑的铁链和锁头拴锁着，迷幻的彩色玻璃拼花窗完全把里面和外界的世界隔开。

这一切说到最后，只留下我在外一再探头窥探，最终也不得其所，依旧抱着疑惑和那洪水猛兽的想象转身走向前，背后的它们正暗暗窃笑，而我却也只能继续向前走。

有一天我会骑着脚车，穿梭在这些老巷里，偶尔在一座不知名的建筑停下来，毫无考虑地用上九小时的时间去细嚼她的美；偶尔鼓起勇气踏进铺尘的老店去窥望，和里面的人和老人作无声的交流；我会去佛庙闻一闻檀香，让那烟味慢慢熏透我的衣服，然后在时而喧嚣时而宁静的街道继续游走。脚车链咔作响，也许脚车和我会消失在下一个转角处。

消失之后一声清脆脚车铃响落在原地后沉寂。



象要找寻回家的路

象似乎要回到它生长的平原去，用熟悉且美好的母语，
开始歌唱与讨论那些曾经滞留无所谓的世界。

——16-10-2005札记

晒衣

我把湿淋淋的衣服晾在屋外
它挂在高处
正东张西望忽左忽右
显得亢奋不已
因为洗干净了
感觉到舒服透顶
因为昨天太脏了
因为前天太龌龊了

我把湿淋淋的衣服晾在屋外
垂落地面的泪水
全都变成快乐的云了

缝纫

婚后他们就学会缝纫
首先缝上他的身躯
第二年缝上他的手脚
第三年缝上他的胃口
第四年缝上他的嘴巴
第五年缝上他的生殖器官
留个小口让他小便
后来再把他脱线
选择离开

性格

像烂泥一样活着
像烂泥一样死去
像烂泥一样说话
像烂泥一样沉默
像烂泥一样的我

单人游戏

● 陈强华

A走进厕所，说我饿了

B走进厨房，说我想念你

C翻开早报搜索熟悉的名字

D把垃圾倒掉，骂一句脏话

A在马桶上寻获顽劣的灵感

B切一盘火龙果与挖一对龙眼

C播放一首爵士乐，为花洗澡

D故作忧郁状做白日梦

ABCD同时敲门找我

ABCD迅速又回到我的身体

回家

之前与之后的
看来都有些单调
仿佛比现在
会更多
或更少一些
一个生命活着
仅仅因为
它是生命而已

从门前经过
一如既往。
我死后多年
有人会在这里替代我
也许会打开来
看看外面有什么

即使一无所有
从无所有
或全然消失
坚持、继续、相信
梦想也许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无论人们认为
世界如何
无论身在何处
人等在那里
会知道我们来过

当所有的冲突结束了
悲惨的战争或输或赢
一切都化为尘埃
甚至连睡眠也无济于事
或看着睡眠中的自己漂出去
狠踢一脚、猛然
惊醒，然后万般皆空



海鹰文学奖2010

新诗奖

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

● 刘艺婉

像腰豆弯身在他人掌上
占最少面积
等待庸碌人生张口吞食
也等待来生
搁久了恐怕就不再酥脆
但仍然弓身
看默默张扬的雨
看匆匆的鞋子秀

帆布可以为地上货物挡雨
生活坑洞却遮掩不及
债务也是洞，一个接一个
合了又开，开开开开开
怎不干脆变成一口井呢
让人疲于奔命，宛如
隔壁摊叫卖的打地鼠游戏机
冒牌货，便宜，却无保固期
说的似是我这条命
更似昨夜的梦
不真实，重复，也无法兑现

臭沟渠边没有缠绵情诗
也许有尔虞我诈的情事
人人都是雨里来雨里去
我枯等雨停蹲在五脚基

上周刷卡入的货囤积未去
这周再现金买进一堆
帐单皱皱一团塞口袋
忧愁也皱皱一团塞口袋
早早占个吉位准备拼搏
却忘了先掷钱币测天气

打呵欠的嘴合了又开，开开开开开
以为此生就这样蹲成一口井
把雨水都吞下去



声音

● 李圣祥

或许，我们已经醒悟
知道天空需要更宽广的理由
我看到贫血的星陆续升起，集结
成行在街道，经过细心排列终于就
绪，构成思想天秤座的图腾 以及
拎一把微弱的光（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诉尽一切苦衷如祷告者的声音：
噢，我的神。我们需要昂然的空间
在烈日下，保有正义向往的人规划出走
团结起来，发出
粉红色噪音
尝试震
聋彼此

也因此
它们曾经虚无壮烈（如革命志士）
是天真，还是无知？
挥汗，把禁忌的红色赤裸胸膛
直到现在
我们都把记忆挂在柳树上，在那里
因为囚禁亡灵的人要我们歌唱
演奏式的告别 风潮
甚至我们其实是无声者，一起呵欠
或者瞌睡，来送别最后一次出征的勇士
（其实我们也想革命）
哀悼他们（自远足以后，再也不曾回来）
落寞，比我们还落寞。但一般时日
我们不会发觉声音的存在

音频所能触及的，声音会藏匿在
忘却的身影、神话的解说、未知的掌纹
和，那些无声者的嘴
如此琐碎的期间
我们的声音稳健，他们的耳朵却不
雨继续 漠然
下着，有雨滴像似泪水落入森林隐蔽后
竟然悄无声息，何等阴寒 却 有点悟
然后我们逐渐乏味、苦笑（也难堪）
为自身的怯懦找理由。唯有选择
喝下午茶、读报、散步，抑或
（在回忆中）
静观一株茉莉花的变化
听听生活播放的
低音阶

我们用白色噪音隐去自己
尝试七百零九个可能逃脱的方式
当熬到终局 散场了
于是会听见 失落的呻吟呜咽不已
让我的心
无限忧伤。仅是忧虑
那把微弱的光，是否
已被雨水蓄意熄灭 而影残
伟大的事理应在犹豫
如音波顺万道强光
泛滥，只图把我们的声音
薄喷於空气中
从我的心 到你的心

举重

● 林协力

我们穷尽一生
或许都在学举重
若轻。

简短的介绍长篇小说。
认真的套上假牙。
断断续续的看着连续剧。
工整的写下“乱”这个字。
修长的美腿走捷径。
让一天显得漫长，而一生只有两个字。
生病时唱起康定情歌。
在国内想起外婆。
吃水果而上火。

只是我们还可以举起的
未必是最重的。

午后

● 萧竹

一抹影子倒在洋灰地上
沉默
阳光将它晒得更黑
竹叶却将它打碎
沙子石子在碎片尖上跳舞
木椅低头俯视
被主人遗忘的它



海鸥文学奖2010

小说组优秀奖

一趟旅程

● 龚万辉

阿敏心底暗自计划着明天的旅程，两只壁虎在浴室墙上追逐，扭动尾巴，发出吱吱咯咯的叫声，吵得她心烦。她拿花洒向牠们喷去，在粉墙上留下斑斑水印，壁虎却钻去窗缝走了。老人恍若无动于衷，裸身蹲在塑胶盆里，膝盖顶住下巴，双手抱着枯瘦的腿，身体塞在澡盆里显得窄仄。那澡盆平日用来浸洗脏衣，如今隐约还有洗衣粉气味。阿敏用一条方巾为老人擦身，苍白发皱的身体满是星罗斑点，恍如爬虫类的粗糙，搓洗过的皮肤就泛起一抹微红。澡盆里一丛灰白的耻毛在水中随波摇曳，像死去的海藻，隐藏着一枚栗子那样的老屑。老人闭目任由阿敏为他清洗全身，刷着头顶短硬的白发，掏净耳朵，胳膊窝，擦拭一根根突显的肋骨，瘪掉的肚腩，再伸到腿根处。老人木然着脸，彷彿身躯不是他的。偶尔阿敏搓太用力，他才皱眉，自喉间闷闷一声：“唔。”

阿敏在盆里漂了漂脏去的方巾，用花洒将老人身上的泥垢和肥皂泡沫冲去。污水在澡盆中晃漾一层浊浊的流光。她扶老人从盆中站起，老人乖巧如孩子随她转身，举手，让她把身上水滴擦干。狭小浴室笼罩着氤氲蒸气，白炽灯管下如烟消散。阿敏伸手抹去镜子雾水，看见镜中一张脸孔，觉得自己一瞬不再年轻。

其实都还没过十九岁啊。阿敏擦过额上头发，塞去耳后，上衣都已湿了大半。想起自己在女佣证件上虚报的年龄，多出来的岁数，彷彿真的降附在她身上，挥之不去。她已许久未打电话回老家，太太和先生不准她用屋里电话，手机费又贵。那手机只是偶尔用来和同乡妮拉，互诉同在异国的委屈。阿敏默默数算离乡日子，日复一日重覆家务琐事，每个晚上一页一页翻过月历，被原子笔删掉的日子已有三分之一。阿敏一个人在厨房拖地，清洗



日间煮食油烟，抬头看见老人已经换好衣服，一件白汗衫，宽松的条纹睡裤，拖着脚步走进房间。隔着墙，听老人推开椅子，躺上吱歪作响的床。如今是她独处的时光，太太和先生不在家，她从饼干桶掏出两片夹心饼，也不是饿，只想找些什么啃啃。踱到客厅，顺手把窗帘放下来。窗外是公寓单位一方格一方格的落地窗，一个个发光的窗框，任由彼此窥视零碎生活。再远一点，看得见这座城市的繁星灯火。有两座双生的高塔，擎住一整片夜空，远远仍晃亮显眼。阿敏扶着窗帘，就这样看了许久。

老人的房间就在厨房隔壁，门底缝间还有一线光流泄出来。阿敏没有自己的房间，入夜就从储藏室拉出一张摺叠床，在厨房里摊开来就躺下睡了。一日将尽，伸手往单薄的床垫深处摸索，一叠中文会话手册的影印本，一幅月历。她抽出了月历，往今天日期的空格一笔划去，像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熄了灯，剩下电冰箱低频的沉吟。阿敏躺在摺叠床上，想着明天的旅程，翻来翻去睡不着。老人这时从隔墙的房间呼唤：“阿敏啊！”她才省起，忘了给老人喂药，连忙又从床上爬起身。

隔日阿敏特地起了早，收摺了床走去客厅，却见窗帘已掀开。老人穿好外套端坐阳台，背对着她，望去远方晨曦景色不知已经多久。天空才微微亮起。阿敏用钝拙的华语问他：“这早起做莫？”老人回过头，夹着福建话说：“啊不是讲，今日要一起回去阮老厝？”

没想老人还是记得。阿敏绑好窗帘，倚着阳台雕花栏杆，循老人目光看去那远方朦胧景色，两座坚挺的巨塔在晨雾中，已熄了耀眼光芒，后面衬着淡红色的云。整座城市雾雾的，睡眠醒忪。

昨日太太和先生吵架，一个摔了大门走了，一个随后收拾东西回娘家，留下阿敏独自照顾老人。那套戏码阿敏也不如当初惊怕了。这两三天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人。阿敏暗自打算，不如就趁这时候，偷偷出门去吧。真想看看那两座高塔，不知道站在下面往上看的话，会是什么感觉。同乡妮拉说，妳不懂啦，那是世界第二高的建筑，一层一层怎么数都数不完，日光底



下发出刺眼的光。阿敏问：“那第一高的楼在哪里？”“在台湾啊。”阿敏含笑拨发，心底想，把中文再学好一点，总有一天也能到台湾去，薪水比这里高。如今身处这座城市，日子划一划也过去了。异乡苦处不能向家人说，阿敏却老早想拍些照片，过年回去，让家人看看这座城市的光鲜风景，好叫他们宽心，觉得她在这里一切安好。

阿敏扶着老人坐回客厅沙发，自己到厨房煮水，扭开水龙头哗啦啦响，心底仍想着出走的计划。只是半天而已，搭地铁来回，不会有人发现。探头去看老人倮背的侧影，终究还是放不下老人一个人在家。老人一副远行装束，提着一个破旧旅行袋，连鸭嘴帽和手杖都备好了。阿敏不知道老人说的“老厝”在哪里，只知道老人的记忆以一种和时间相悖的方式倒退，和周遭隔着遥远的时差。他恍惚不记得现实纷沓的事物，上一分钟晃过眼前的什么，下一分钟就腾腾消散，不复记忆。只有往事一件一件记得牢靠，细数那些陌生人名，谁谁过番，行过州府，谁谁开店，谁请喜酒。有时华语夹杂着福建话说给阿敏听，阿敏也不全懂，嗯嗯哦哦地乱回他。那破碎无序的叙述之中总有个地方叫做“老厝”。“什么醋？”阿敏一开始没听清楚，老人又重覆了一次。唐山老厝。那是阿敏学会的第一个闽南字眼。

阳光此刻缓慢移进屋里，刻出老人脸上分明皱纹，彷彿木雕凝成永恒的形貌。他不会再老下去了。老人抱着旅行袋坐着，有一种对时光无动于衷的笃定。阿敏却看过那破旧旅行袋，上面印着旅游社标志，都是流浪汉行头，里头装满了过期的马蹄酥、榴莲糕、肉干、椰子糖……皆未开封，老人自己不吃，不知为谁留着；还有皱烂的剪报、衣物和茶罐。一堆无用的车票根，老人珍而惜之，一张一张叠好，用橡皮筋绑起来，和一撮匡啷作响的零钱一起塞在空茶罐里，说：“车票弄不见，按怎回去老厝？”老人口中的老厝，彷彿遥远又美好，一如阿敏向往的繁华盛景，那城市炫亮的深处，两座只能远望的双生塔。她昨天心底已经做了决定，为老人洗澡的时候，却是那样对老人说：“我们明天一起去看看老厝啦。好不好？”老人默默点头。隔天起身，老人竟然没有忘记，都换好了一身衣服。



好吧，就带老人一起去吧。只不过想拍些照片而已，晃一晃就回来。

阿敏如常弄了早餐，牛油面包，三合一咖啡，侍候老人吃过。她背对老人走进主人房，拿鸡毛帚装模作样。太太的卸妆水、护肤霜、润肤乳、唇膏那些瓶瓶罐罐都摆在梳化台上，金属盖子流转着耀人的闪光。阿敏随手拿起一管唇膏，旋开来，嫌那颜色太艳，又挑了另一管。一点点不会被发现的。她这样想。对镜子哦着嘴，捻起唇膏轻轻抹过自己的唇瓣，抿了抿，嘴唇仿佛瞬间有了一层光彩。她转头看客厅动静，老人低头不知在旅行袋里掏弄什么，把那茶罐拿出来又放进去。阿敏走回厕所换了一件白色外套，一件新买未穿过的牛仔褲，把绑着马尾的头发放下来，梳成一瀑柔顺光亮。她扶着老人，走出家门，将老人的旅行袋接到自己左手。关门时，喀达一声，好似比平日格外响亮。阿敏左右望了一下，一如往常，公寓窄窄的走廊上只有他们两人。

却不知地铁车厢里竟一片拥挤，早上八九点的时光，塞满了赶着上班的乘客。阿敏被推挤到门口，一手拉着吊环，一手还提着老人袋子。隔着一面满布指纹油印的透明胶板，见老人仍安坐在靠窗座位上，略微放了心。刚才上车，有个年轻人起身让座，老人原本推说不要，最后还是腼腆坐了。阿敏仍站在人群之中，挨挤着陌生人，仿佛此刻才算真正走进了这座城市的幽微细纹之中。那些城市人，随着列车停站、开动的震荡而一致款款摆动。穿着整齐衬衫的马来男人，盯着手机专心读着什么。一个灰色制服的女人两道睫毛刷得很翘，白瓷那样精致的耳窝还塞着一双白色耳机。车厢冷气从通风口呼呼吹出，搅混着发胶味和各种香水，间夹隐隐闷湿的味道。原来这就是城市的气味。阿敏什么都觉得新鲜，按捺心底雀跃。她从车镜看见自己身影反光，也看见几个面目肤色幽黯的外籍劳工，亦散散落落挤身在光鲜人群之中。阿敏看来，他们皆显得邋遢而无神，彷彿身上永恒散漫一种隔夜衣物未晾透的霉湿味。阿敏偷偷踮起脚尖，从车镜里左右检查自己脸上的妆，撩撩头发，努力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一个异乡之人。

地铁穿过城市，穿过那些高耸的楼层之间。天空是一种灰蒙的蓝，缀



着几朵小云。车轨高高架在半空，一直向前曲折蜿蜒，彷彿没有尽头。阿敏贪图车外风景，在拥挤乘客之间探头探脑，沿途皆是退逝的光景。穿过城市丛林的参差楼宇。巨大炫亮的广告牌。塞满了汽车的公路。明晃未来感的列车总站。缓慢的泥河。画满了鲜艳涂鸦的河堤……阿敏贴靠着车镜，掏出手机不自禁拍下许多窗外景物。拍了一张就低头看一下手机，看刚刚捕捉到了什么。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如此贴近，骤然眼前风景暗去，才发现列车驶进了隧道。

阿敏偷来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想起一小时之前才和老人在地铁站里忙乱了一阵，盯着售票机慌张点数零钱，又深怕不小心按错什么。那时阿敏还有一些心虚，往身后东张西望。候车的月台上，她和老人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老人额头微微冒汗，脱下鸭舌帽，掏一条皱皱的手巾擦了头顶，竟说：“人卡多，跟以前逃难一样。”阿敏不知老人经历过什么。而老人一心以为这是一趟回程。难得外出，让他兴致勃勃，不自觉多话了起来，眯着眼，感叹地说，啊老厝的细汉囡仔想来一个个都长大了。他且悉心为每个人都准备了手信。“这么多年了，总不能手空空回去。对否？”阿敏心想，什么？就是旅行袋里乱七八糟的那些啊？袋子在她的手里好似更重了一些，她换过手，看见手心被提带勒出一道红痕。老人还在叨叨絮絮问阿敏车票有没有带好。阿敏把那两张薄薄磁卡从裤袋里抽出来给他看，他说不是这个，从旅行袋里掏出那叠收集许久的废纸车票，查看一番才安了心。阿敏也没有怎样搭理他，只说：“一样的啦。”那一刻，她突然心底泛起一种奇异的想法，她和老人，像是来自两个不同时间刻度的人。两个异乡过客，一个出发，一个回程。此刻交会在同一个月台上等待列车到来，一起经过这段旅程，从此又要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了。

一站又一站过去，有人上车，也有人下了车。车厢疏松一丝喘息的空间，阿敏踱步到老人身边坐下，有几个孟加拉外劳来回瞄着阿敏，她假装没有看见，转过头专注读着贴在车门顶上的站牌标示。那些颜色纵横的线条，描绘出一座城市的轮廓，串连一个一个彩色的圆点，举目却是她陌生的马来



字眼。但她记下了那双巨塔的四个字母，努力听那机械女声播报一个一个地铁站的名字，心底倒数距离目地的还有多少站。

地铁到站，缓行未停，阿敏就心急站起来，列车骤然刹止，她不住跌出两步，不好意思地自己笑了出来。车门这时才吡的一声打开，乘客接踵下车，像罐子里倾倒出来的玻璃弹珠，忙忙滚滚。车厢门口早已挤着另一群搭客，不耐烦要急着上车。阿敏转过头对老人说：“到了。”小心翼翼把老人搀扶起来，自己一手提着旅行袋往前走。老人半步拖拉半步，走得很慢。阿敏在前头护他，却不时被涌上车厢的人粗鲁地推得倒退。阿敏身子矮，逆着流，在人群之间挤挤挨挨，惹来人家白眼和啧声。好不容易才钻到出口，一串关门的警示声这时响起，阿敏心急，自己就跨过了车门，回头要扶老人下车。老人伸手让阿敏握着，艰难地举步跨出，一手护着头顶，突然想起什么，说：“哎，帽子。”老人挣开了阿敏的手，转身回头，想拿忘在座位上的鸭舌帽。那绵长的警示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静止了。车门缓缓关上，隔开了老人和阿敏。阿敏踩着一道长长的黄线，看着紧闭的门，连叫喊一声都忘了。地铁列车开动，顿了一下，似巨兽醒来，缓慢却平稳地前行。阿敏追跑了一阵，列车却开得更快了，把阿敏甩得老远，四周一瞬间恍惚空荡荡的，徒留阿敏一个人站在月台上，吁吁地喘气。

老人还在车上，列车却在隧道越驶越远，拐了弯，连豆大的车尾灯光也看不见了。隧道里明亮的广告牌上，模特儿仍展露着笑脸，推销着阿敏不曾买过的商品。那冷冷的光映着阿敏满头的汗，梳好的头发都乱了。阿敏拎着老人留下来的旅行袋，在月台上踱来踱去，心急等待下一班的地铁。天花板悬挂一个电子钟，红色的数字许久许久才跳一下。阿敏等着地铁，心头如缠着的绵线一团糟乱。也想去请服务台的职员帮忙，又不知道马来文要怎么讲，心虚不想别人知道她这趟偷来的旅程。脑海闪过老家情景，阿爸生病，家里等她赚钱回来。阿敏咬了咬牙，心想绝对不能让太太和先生知道。此时间却恍若静止不动了。她频频望去深邃隧道的那一头，已数不清几次。下一班的地铁怎么还不来。



一趟旅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阿敏从口袋掏出手机，萤幕上还停留在刚才拍下的画面，一座城市背光的剪影。她想了想，按下同乡妮拉的电话号码，等了片刻，手机那头响起绵长的嘟嘟声，听得阿敏烦躁，许久才接通了，不想才说了两句手机就没电，骤然切断了对话。阿敏心急在身上摸找银角，手中旅行提袋发出匡啷匡啷闷闷的声响。阿敏记得里头有零钱，拉开了拉链，找出那茶罐子，把那叠旧烂票纸从茶罐掏出来，伸手往里头挖钱，手指摸到一些金属事物，却觉得形状不对，把罐子凑近一看，顿时傻了眼。那生锈的铁罐里，竟都是一些耀眼金饰。老人不知什么时候把原本零碎的钱币都变成了金闪闪的手饰。阿敏才省起老人喃喃自语的回乡手信，口口声声要送给唐山老厝的亲人。然而只有阿敏知道，老人这一趟回乡的旅程，本来就是阿敏胡乱随口虚构的。那是永远回不去的“老厝”。此刻那些闪着耀眼微芒的金手镯、项链，戒指……，却把阿敏照得一阵晕眩。阿敏害怕别人看见，急忙又把罐子盖上了。

阿敏坐在地铁站候车的石灰椅上，心底掀翻千百念头，按捺不下。罐子里金饰，像船锚一样把阿敏钉在冰凉的椅上。这么重的金，在老家不知可买几幅田地。阿敏手里握着那锈铁罐，又浮起老人隔着车门的佝偻身影。日日和老人生活，她熟悉老人身上的所有幽微细节。仿佛在这座不甚友善的城市里，老人是眼前现实世界唯一的关联。也不知什么时候，下一趟列车终于开进了地铁站，和往日一样，过客如常地上车、下车，彷彿都有各自的目的地。只有阿敏仍然坐在那里，抱着旅行袋，没有起身融进拥挤的队伍之中。列车又开走了。列车又开了进来。阿敏和老人的旅程，终究还是失去了的终点。阿敏此刻困陷在这座城市的地底深处，看不见那高耸的双生塔，像一个巨大的隐喻矗立在她的头顶之上。阿敏低头把身上和提袋里仅有的零钱都搜了出来，在手上掂了掂。几枚硬币躺在她粗糙的手心，映着地铁站银白色的光。



阿敏站在电话亭里，一手握着红色的话筒，歪着头，接通的嘟声响了两三遍，不等那头接通，却又把话筒挂了。钱币一阵匡啷掉落在出币孔里。阿敏重新投币，按了另一串号码。通了，却是一副苍老的嗓音。阿敏轻声呼喊：“阿爸。”努力地想忍住不哭，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掉下来。远方父亲的声音，间杂沙沙的线路杂音，喃喃说着老家琐事，问她在那里过得好不好。阿敏只是嗯嗯地回应，推说泪涕阻塞的鼻音是感冒。长途电话真贵，钱币一枚一枚掉落无底深处。父亲仍在问她过年回不回家。阿敏说会啊，一面用手背挥去不住的眼泪。泪水落在瓷砖缝间，汇出纵横十字的浅沟。她突然想念起老家门外的泥土，总有草腥潮潮湿湿的气味。陌生的城市人接踵经过阿敏的身边，没有人回过头来。他们踏上电扶梯，走出了地铁站。外面日头正盛，把两座双生的高塔照得晃亮，发出耀眼的折光。一架飞机拖着一道长长的云，在天空划了一道白线。

“阿爸，就这样啦。我还有一件急事。”阿敏挂上电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回家

● 吴彩宝

这栋房子旧了，墙漆被岁月剥落，从外形来看，这座房子倒是与周遭的高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自她嫁进来、住在这里几乎有二十年了，亦从未踏出家门一步，也不懂得外面的时局如何，只是听住在隔壁的刘伯说红毛鬼撤军了，这片土地终于获得了解放，不再受人统治，为自己出生于在这个年代而感到庆幸，因为先祖一辈还需受人统治，整日活在他人管制的阴影之下，能够趁着有生之年亲眼见证马来西亚告别殖民时代，走向独立之路也是一种幸福。

只是，现实中的她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呢？

眼前的这件白衫，她洗过无数遍，差不多快要磨破了，他的先生最爱穿白衫，她每天便替他把衣服洗干净，家婆是个挑剔的人，不许她把衣服洗黄了，因此她洗的白衣要灿白得如阳光倾泻的光明，就像当初的她嫁进来的样子，洁白得犹如一张不沾尘埃的白纸。经由家婆的调教之下，这张白纸年复一年、一页一页地充实，如今已经具备了妇人主持家事的贤惠，足以编册成书了。

她将晒在竹竿上的干衣服一件一件地拿下，扔进篓子里，眼前浮现当初通过媒婆的牵引，在父母接过男方的聘金之后，她便收拾了几件朴素的衣装，就如她现在收拾衣物的心情一样，篓子里装满了衣物，逐渐沉重。她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特别铺张，只是随便请了几位亲朋戚友前来见证，没有烧竹炮，也没有迎亲队敲锣打鼓的那般热闹，她的心理明白，当时的局势如此动荡不安，婚嫁不宜太过于张扬，于是只好尽量能省则省，一切从简。

婚后不久，她十分挂念家里，曾向家婆要求回娘家一趟探视家人，只见家婆冷眼斜视，一脸肃穆，叫人一看便明白她老人家的意思：不许回去！她的家婆是个守旧的传统妇女，认为女儿一旦嫁出去便是泼出去的



水，既然都已经嫁过来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回去娘家的理由，免得惹人闲话，自己的媳妇跑回了娘家，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使得面子挂不住，说不定别人还会误以为他们家亏待了她。个性善良的她也不敢忤逆她老人家的意思，再也不提回娘家的事；纵使她的心里对老家有多么地牵肠挂肚亦是徒然，只好把这份思念寄情于物，乖乖地把衣物整齐地叠好，收入衣柜里，如同正在收拾她的心情一样。

炊烟袅袅，她满脸油烟，在灶炉前忙碌着，不知是不是葱味作祟，她的眼泪猛地流个不停，回想起当年临出门的时候，母亲在耳边说了几句叮咛的话，她一时感触，泪水就像泉水般的倾涌而出；也许是心中的郁闷压抑过久，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她便借题发挥，好好地痛哭一场；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母亲过得好不好？

在家婆的眼里，女人的职责便是在家相夫教子，即是要对丈夫体贴入微，履行妻子为丈夫传宗接代的责任；丈夫从外回来，她便得仿效古时孟光举案齐眉，将煮好的菜肴捧上，恭敬地服侍丈夫，这时家婆才会称心满意地点点头，褒扬她的贤淑。婚后一年，她很快地便为夫家诞下男丁；所谓母凭子贵，这时家婆对待她的方式稍微有了些许转变，她原以为说不定家婆会允许她回家一趟，却没想到家婆仍是一脸冷漠，指说孩子尚小，外面的阿兵哥守得紧，很容易便会被逮住，不适宜离开家门半步。于是，回娘家一事又被搁置下来了。

若干年以后，孩子们都长大了，纷纷上了学校读书。这天她在家里如常地劳动，先是将白衫洗得透亮，拿到屋外晒太阳，叠好她先生和孩子们衣服，然后到厨房准备午饭，再来就是……反正接下来还有许多时间，倒不如争取时间清理神台上的香火尘埃。她拎着一块破布，从神祖牌的顶端开始往下抹，一不小心碰到了香炉，稍微移位了，要是家婆仍在世，想必必定破口大骂，怎么那么大意，要是惊动了诸神，得不到庇护，全家可要倒大霉了。现在她对着家婆的神祖牌，心里仍是像当年一样望而生畏，肃然起敬。

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最大的儿子明年都快要中学毕业了，眼见时机



已到，于是有一天，她终于鼓起了勇气，请示了家里的长辈，表述了她想要回家意愿。今次她并没有受到阻扰，大家都点头同意了，于是，她回家的心愿终于得到落实了。

她终于获得了解放！

于是她在众人的祝福之下，登上车子，趋往她日夜思念的老家。她离开家里足足有二十余年了，许多事情都发生了更动，她也改变了许多，自从嫁人生子后，她的外貌改变了不少，昔日的青春早已流逝。

转眼间，她归来时已经是个体态臃肿的妇人了。她不晓得她的家人看见她后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责怪她长久没有和家人联络？还有她最惦记的母亲，不知她的身体可好？

她看见母亲化作一名年迈的老妪正在家门前扫树叶，看着眼前的老人家吃力地扫着满地的树叶，她不禁淌下了泪水，她是多么的不孝！也没让年迈的母亲好好地享享清福哪！她一时无法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掩面哭泣，加紧脚步想要将眼前的老者拥入怀里，放声大哭。压抑了多少年的思念哪，今天终于能够藉着重逢的喜悦获得释放！泪水再也不必借题发挥，畅快地决堤奔流！也许是她惊动了母亲，老妪猛然抬起头来，终于发现了她的踪迹，俩人正好四目交接，母亲正一脸狐疑地看着她，神情呆滞，反应有些迟疑。

这就是两母女在阔别二十年后的第一次碰面！她终于回来了！

母亲注视着她，半晌，似乎想起什么似的开口欲言，她的反应相当激动，往前挪步，正想一把将母亲给抱住，却霎时被母亲的一句话给怔住了。

“这位阿嫂，你找谁啊？”

她如同被闪雷击中！一时诧异得说不出话来。

二十年过去了，看来解放并没有真正降临在她身上。





马华新诗路在何方？

——“建设21世纪马华文学研讨会”论文

● 孟沙

前言

很多人一谈到诗，不是摇头，便是一副不屑的嘴脸。

诗是文学中的一环，如果说文学是冷门物，诗歌更是冷门中的冷门。

今天的时代，早已不是唐朝宋朝，可是人们一谈起唐诗宋词，谈起李白杜甫苏东坡，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连朗朗学语的小童都能背诵几句旧诗词。比较世人对待新诗那种冷漠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一句“厚古薄今”来形容，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

人们对待旧诗与新诗的两极态度，似乎一个是美若天仙的可人儿，一个是

其貌不扬的丑小鸭。爱美是人的天性，既然是“窈窕淑女”，那么，“君子好逑”是理所当然的事啦。

因此，自有新诗以来，将近一百年了，世人对它始终抱有成见，不是说它浅薄，便是指它古怪。一句话，要找到新诗的知音人，大概万中难挑一。我这样说，大家当可以理解马华新诗处境之艰难了。

新诗在众人心目中，尽管容貌丑陋，但是对马华文学这个家族来说，她和小说散文一样，都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这个媳妇那怕再丑，最终还是要见家翁。

这里，就让我们揭开马华新诗的面纱，看看她的真正面目，还给她一个公平合理的评价。

新诗厄运，谁的责任？

马华新诗在一块不甚适合文学生存的土壤上，居然也活命了90多个年头，不能不算是个异数。

马华文学的人口有多少？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有人说是一千左右。这个计算大概是以作品的印量作根据。本地作家的新书，一般印量在一千上下。即便这样，那一千本的新书还需要经过许多周折才能推销出去，其中不少面对滞销，以致搞到血本无归，也是极为平常的事。

比较起来，新诗的读者就更不济了。诗是冷门中的冷门，别说千人难得，即便打个折扣，一本诗集能有几百本的销数，已是顶呱呱的成绩。因此，本地诗人的新著一般只有三五百的印量，还要冒着赔钱的风险，真是凄凉无比。

这种惨状，当然不始于今日，也不是一时一地的事。即便中国诗坛也面对同样的苦况。中国是诗的大国，尚且遭遇如此，马华诗坛又何能幸免？似乎社会越文明发达，人们与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诗歌如何摆脱困境，走出“小众”的圈圈，取得大众认同与接受？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尤其处在今天网络世界，诗歌面对的挑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艰巨。而新诗目前的困境，到底是谁的责任？诗人本身还是读者问题？抑或是大势所趋？值得大家来探讨。

站在“前卫”诗人的立场，他们视诗歌如“禁脔”，认为诗是文学中的最高殿堂，非普通一般人可以进入。在这种先入为主观念作祟下，写起诗来，便任凭灵感意识到处流窜，至于写出来的东西有无读者欣赏，似乎不怎么放在心上。

站在读者的角度，他们原本对诗已存有成见，如果诗人又故弄玄虚，那后果肯定会把读者吓跑，甚至原先那丁点好感也一扫而空。这时在他们心目中，诗不再是美的象征，而是令人难以亲近的怪物。

一旦读者对诗的美好印象幻灭，诗的社会地位只有越来越旁落，诗歌的生存空间便也越来越窘迫。

对于那些写起诗来“如入无人之境”的诗人，他们陶醉在“自己写自己爽”的个人天地，根本不以为读者排斥新诗，他们也有部份的责任。甚至还会反问：你看不懂我的诗是你的水平低，



为何不自我检讨？

读者中当然也有另外一类，他们不喜欢读明白如话的诗歌，照他们的口气说，那如同喝白开水，淡而无味。与此相反的，那些年代越久远，如唐诗宋词，人们却经常挂在口中，对新诗无异是个巨大的讽刺。为何死了上千年的诗家，他们的诗还活在世人心中，反而今人所写新诗却有“咫尺天涯”之慨？

比起其他文类，散文的草根性最强，小说次之。散文以真取胜，题材可随意发挥，适合一般读者口胃；小说因有情节故事垫底，虚虚实实，深具悬疑性，迎合人类好奇探秘天性。而诗歌不然，它是高度浓缩的语言，无论叙事抒情，或委婉或含蓄，都包藏言外之意，需要耐心咀嚼思考，才能体会诗旨诗意。但现代人却懒于思索，如果诗人又刻意在作品与读者之间竖起高墙路障，有几人会花时间精神去啃“九曲十三弯”的诗？

传统可以割绝吗？

在马华诗坛，有些人自视甚高，以为老的代表守旧、落伍；他们视传统有如仇家，一提到现实主义，便认为那是老祖宗的玩意，不合新时代需求。为了追赶时髦，他们把西方的现代派当珍宝。

现实主义源远流长，在中国。从二千多年前周朝时代的《诗经》开始，接着是《楚辞》，继后是唐诗宋词，都是沿袭现实主义的精神创作的成果。在欧洲，从古希腊荷马史诗到文艺复兴、直至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出现过不知多少现实主义大家，那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

现代派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的总称。最早兴起的是象征诗派。其他的还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名目。象征诗派于五四初期传入中国诗坛，也有大约九十年的历史。

自有马华文学开始，现实主义便一直发挥其影响作用。根据文学史家方修的研究，马华文学是继承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由一批南来的中国作家和本地作者共同努力，才开创的文学大业。其诞生年代也落在一九一九年。从战前到战后初期，马华文学先驱者便秉承“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在本地文坛发扬光大。而现代派活跃于马华诗坛，则是迟在上世纪五十年末的事，主要是受台湾方面的影响。当现代派声势鼎盛时期，有人把台湾一些现代派始祖视为中国诗坛大师，他们的作品被捧为



经典之作，反之，五四后期诗人如艾青、臧克家等人，则被讥为“开口见喉、语法不通”的诗人。在本地，年轻的写作者受现代派一股狂潮冲击下，一窝蜂的写起令人满头雾水的所谓现代诗，蔚成一时风气。

如今，几十载岁月过去了，现代诗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举余光中为例，大概可以概括说明一些事实。

余光中这个名字，在新诗界无人不晓。他的《乡愁》一诗，已成为现代新诗里广为流传的好诗。这首诗不长，只有十六行，诗歌语言浅白易懂。诗人把抽象的乡愁用“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作比喻，化抽象为形象，从个人（小我）的乡愁提升到民族（大我）的乡愁，那是1949年从大陆渡海去台湾的一代人的怀乡情结。在反复吟咏之际，我们不禁要为上一代中国人的凄苦命运黯然神伤。

余光中是现代诗人，他最早的诗受西方现代派影响至深，诗作留下晦涩难解的诟病，后来改变诗风，用大白话入诗，《乡愁》便是他回归后的力作。除了他，台湾当年几位现代派大师，如郑愁予、罗门、洛夫等人的诗，到了后期都有明显的转变，不再一味强调“横的移植”，而更多的重视“纵的继承”。从《乡愁》的广为传诵，我们难道不能

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吗？

千年以前，白居易就已发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和友人元稹、李绅等一起提倡新乐府运动，写出《秦中吟》、《新乐府》等系列讽喻诗，从不同层面揭露社会阴暗面，抨击腐朽官僚借助恶势力鱼肉老百姓的罪行，为他最终赢得“平民诗人”的美誉。

但是，如果根据现代派诗人的标准，他们会不屑地说：白居易的诗算什么诗？因为白诗平易近人，念给普罗大众，连老妪都听得明白。他的有名的《长恨歌》，流传至今历久不衰，就像李白的《静夜思》，连五岁小童都朗朗上口，这有甚么不好？可是偏有人讥为“开口见喉”，并以此作为抨击现实主义的口实。

令人纳闷的是，许多崇尚西方现代主义的作者，他们以现代题材入诗，写的是现代人的意识行为，照理应更贴近今天的读者，应得到现代人的共鸣，而事实却适得其反。一些自称前卫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诗人，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他们自称为反传统的技巧和晦涩的诗歌语言，尽其所能在诗里营造种种令人目眩的意象图象，这样的东西成为白纸黑字，想不吓跑读者都几难。可悲的是，这些不把读者放在眼



里的所谓诗人，竟还大言不惭要颠覆马华文学，说穿了，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一场类似“黄帝的新衣”的闹剧。

写实现代各有借鉴

当然，少数几位现代派诗人的胡作非为，并不能把其他同流派的文艺工作者等同视之。我推崇现实主义，也没有故意贬低现代派。说到底，文学艺术任何流派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有些流派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仍然显见精神，有些流派如流星般，出现不多时便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诗人比较注重思想性，作品内容贴近生活，具有社会意义，只是表现技巧方面，有时囿于传统，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性。现代主义则恰恰相反，现代派诗人重视艺术性，反对直抒胸臆，主张象征暗示，认为艺术绝不是现实的模仿，而是现实的再创造。两大派的诗人，由于创作观点不同，作品的差异性自然也大。现实主义论者批评现代派诗歌标新立异，内容空泛，尽在文字上要花招，晦涩难懂。站在现代派角度，他们讽刺现实主义诗作语言过于直白浅露，缺少创意，艺术价值不高。

两大诗派的对峙与论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马华文坛剑拔弩

张，轰动一时。到八十年代以后便逐渐沉寂下来。几十年后的今天，两大派虽仍泾渭分明，但是已从恶性互相排斥转为良性竞争，用创作代替争论，都有各自不同的进境与发展。目前的马华诗坛，有如天书之作已然少见，晦涩的诗风渐渐趋向明朗化，诗歌社会意识也有所提升；另一面，写实诗人开始注重诗艺的开拓，表达方式逐步走向含蓄。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把流派放在一边，让作品来说话，应是文坛走向健康发展的光明之道。

建立马华新诗的特色

任何一个社会，不管现代科技发展如何迅猛，物质生活如何丰盈，总缺少不了精神文明的补给。因此我以为，一个社会只要一天还存在人文关怀和精神生活，诗（当然也包括别的文化艺术）必然也会存活下来。问题是诗人是否与时代同在，写出社会人民需要的好诗。

明乎此，马华新诗人在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纪，必须清楚理解马华新诗的定位，认识本身所负的时代任务与使命，身处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具有本身独特的人文环境，现实中可歌可泣题材俯拾即是，根本无需舍近就远仰人鼻息，然后尽作家诗人本份，尽一己所能写出无愧于社会人群的好诗。



马华新诗的特色，当然包括它的精神内涵、反映层面与时代意识。只要作品具备这些条件，便是道道地地的马华产物。它具有独特的一面，尽管使用的都是共同语文，但作品呈现的精神面貌，本质上是有异于中国、台湾、香港，甚至新华文学，这即是文学上强调的所谓差异性与个性，也是藉以区分各国文学特色的关键所在。

作为有抱负的诗人，植根本土，是个先决条件。再不能像早期的移民文学，写作人“身在南邦，心在中国”那样，笔下所写尽是鲈脍之思，一脚踏两船，后果是两头不到岸，何苦来哉！

今天的马来西亚社会，充满令人焦虑不安的情绪，民族权益面对重重挑战，传统优良文化遭受侵蚀，经政文教各个领域出现许多阴暗、不合理、令人悲愤沮丧的事件，小市民生活在治安不靖、通货膨胀的境地，已然为写作界提供取之不竭的现实题材。但从过去到现在，马华文学作品在一些敏感课题上都有所保留，或者写来患得患失，表现差强人意。马华新诗在这方面有必要加强与提升作品的内容与思想性，除了个人特色，也应重视时代精神与忧患意识。诗要写得感动人，特别是感动多数人，诗人就需要与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发生关系。作为诗人，大可不必凑热闹或锦上添花，

反而是揭露黑暗丑恶、宣扬正义真理方面，理应更好地掌握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观照与反省，然后通过明朗的、形象的、感性的诗歌语言，谱写出时代的强音。

时代呼唤好诗，我们也期待未来的马华新诗园圃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写于2011年6月中）

按：“建设21世纪马华文学研讨会”乃马来西亚南大校友主办，于2011年6月26日假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受邀主讲者除了孟沙，还有杰伦、伍燕翎与罗志强。



文坛动态

首届「相声艺术原创脚本创作公开赛」评审成绩出炉

该项比赛共10名参赛者在2项组别中入榜，而得奖名次将在8月29日在第六届海外华文书市吉隆坡KLCC会展中心(Convention Centre, KLCC)，第一展览厅主舞台颁奖礼上现场揭晓。届时将由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颁奖。

入选名单如下：

儿童组：刘雅琳、蔡春梅、韩文畴、黄美英、余秀蓉。

成人组：周若鹏、朱华盛、徐式渊、邓淑琼、丘文尧。

「相声艺术原创脚本创作公开赛」是由华总及马来西亚儒商协会主催，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及留台联总主办。宗旨为推动我国本地相声脚本创作，建立具本土相声文化特色和精神；通过相声脚本之编写，提升民众的文学创作及表达能力；推广相声艺术，培养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喜爱及学习兴趣。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暨工委主席叶啸表示创作组别分两组，即：儿童演译相声脚本及成人演译相声脚本，比赛工委原意选出两组各1名冠、亚、季军及12名优胜奖奖项；不过，在宁缺勿滥的考量下，评审及工委最后只选出各组的冠、亚、季3个奖项及各2名特优，评审的评语是10篇作品皆符合赛会要求即反映本地多元特色的脚本，表现优越。而“嘉阳”不止赞助此项比赛所有奖金，并且赞助出版得奖者作品专辑，为相声表演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表演素材，并提供老师在学校作为教材使用，此专辑共收集了10篇得奖作品。

两组奖项分别为冠军，RM1,000.00，亚军RM500.00，季军RM300.00及优胜奖每名奖金RM100.00，除奖金外，各得奖人亦获得奖状一张。

2011第4届游川短诗创作奖学生组成绩出炉。

评审：黄建华、黄俊麟、邢诒旺

【学生组】

**第1名：奖杯及奖状、奖金500元、
《动地吟朗诵诗选》一册**

郑泽榆 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
〈车站素描〉

**第2名：奖杯及奖状、奖金250元、
《动地吟朗诵诗选》一册**

黄诚美 居銮中华中学 〈吻〉

**第3名：奖杯及奖状、奖金150元、
《动地吟朗诵诗选》一册**

陈淑琪 居銮中华中学 〈配角〉

**特优奖（5名）各得奖状、奖金50元、
《动地吟朗诵诗选》一册**

郑羽伦 居銮中华中学 〈落叶〉

吴倩仪 居銮中华中学 〈鱼〉

陈晓彤 居銮中华中学 〈给雨滴的信〉

叶蓬玲 居銮中华中学 〈房间〉

白佳慧 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 〈考试〉

**佳作奖（21名）各得奖状、
《动地吟朗诵诗选》一册**

黄楚儿 居銮中华中学 〈最后一眼〉

许绫玲 沙巴古达培正独中 〈短暂的欢愉〉

詹婕妤 居銮中华中学 〈苦盐诗〉

许醴文 砂拉越诗巫公教中学 〈人生〉

颜仕城 彭亨直凉国中 〈蓝的疑问〉

王立文 居銮中华中学 〈胎儿〉

温佩欣 沙巴古达培正独中 〈鸟〉

黄芷晴 增江国中 〈梦中的婚礼〉

周立智 沙巴古达培正独中 〈王〉

黄盛杰 增江国中 〈心情感温〉

苏慈恩 吉打吉华国中二校 〈走火〉

胡欣儿 彭亨直凉国中 〈不一样的补选〉

曾芳子 吉打吉华国中二校 〈扫墓时刻〉

张秀仪 吉打吉华国中 〈华文〉

卢宝燕 沙巴古达培正独中 〈转折〉

贝汇全 霹雳和丰兴中学 〈南来的秋海棠〉

陈慧瑜 雪兰莪巴生滨华中学 〈失落的秘符〉

颜诗晴 彭亨直凉吉拉央市区中学 〈箏〉

雷欢榕 霹雳班台育青中学 〈越。园〉

林美琪 吉隆坡循人中学 〈快乐〉

余敏秀 砂拉越诗巫公教中学 〈灵魂之窗〉

第一届拉曼大学文学创作奖颁奖

拉曼大学（金宝校园）“游浪文海，举笔造帆”文学创作颁奖典礼圆满结束。

以下是得奖者名单：

新诗组：

冠军：黎杰荣，《种子与人》，中文系。

亚军：刘建缙，《预见葬月——这是一个
说不完又道不尽的隐喻》，
中文系。

季军：丘心怡，《旅记》，中文系。

优秀奖

林淑蔚，《画家的笔》，会计系。

周宁昕，《水洼》，中文系。

散文组：

冠军：李建豪，《再写大雄》，中文系。

亚军：刘建缙，《回·声》，中文系。

季军：黎杰荣，《岸》，中文系。

优秀奖

钟念伦，《蓝沙》，中文系。

张裕恒，《我和老豆的事》，中文系。

小说组：

冠军：李建豪，《行劫》，中文系。

亚军：黎杰荣，《风起的时候》，中文
系。

季军：刘建缙，《梦见这该死的碎片》，
中文系。

第六届马来西亚少儿创意作文征文比赛成绩揭晓

由董总《中学生》月刊主办的“第六届马来西亚少儿创意作文征文比赛”成绩揭晓了！同时，获奖作品也已汇编成作品集，书名为《化文字为彩虹》。

本届征文比赛共收到2042份来自全国的作品，当中分别有小学组1425份及中学组617份。由中港台著名少儿文学作家管家琪亲自审阅，从中选出58篇得奖作品。另外，主办单位也特设组织奖（单位）和指导奖（个人），奖励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比赛的学校和老师。管家琪表示，综观今年第六届的2042件来稿，与历届来稿比较起来，可以说整体的表现都有所进步和提升。

《寸草心7》双亲节征文比赛成绩揭晓

《寸草心7》双亲节征文比赛反应热烈，共收到849份稿件。参赛者纷纷通过文字表达恩情，关爱社会及身边的亲人。

《寸草心》比赛分成7组，分别为特别篇、公开组散文、公开组诗歌、中学组散文、中学组诗歌、小学组散文、小学组诗歌。参赛作品来自全国各州，评审团以“真、善、美”三大原则来评论参赛者的作品。

得奖作品将刊登在《寸草心7》，印刷4000本免费邮寄给全国华小和独中，希望这些具有感染力的作品能够感动人心，教会孩子懂得如何感恩及深思亲情的含义。

彩虹少年小说征件活动

彩虹出版社希望发掘兼具青春热力与无限想象的创作人才，用手中的笔挥洒出美好动人的故事，为青少年读者带来丰富的心灵视野，引领他们进入崭新的阅读世界。没有截止日期，没有限定的年龄和性别，凡是对文学创作有着一股热情的马来西亚人，都可以把作品寄去，若有任何疑问，欢迎于彩虹少年小说的Facebook上留言询问，亦可电邮至wongws@pelangibooks.com或致电询问：07-3316288分机318（玮霜）。

2010全球华人金侨奖短片征选活动

想把你家族历史跟所有人分享吗？

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来了，参加今年以「追寻百龄的足迹」金侨奖短片征选活动，只要把内容拍成90秒至120秒精彩短片，就有机会把万元抱回家啦……

预知详情，可以到官方网站观看详细内容

<http://video.mactv.com.tw/>

马华文坛 出版消息

01 邢诒旺诗集

《盐：短诗和现代俳句集》

出版日期：2011年8月

有人出版社出版；有名系列the name 28

ISBN：978-983-2812-59-3

售价：RM23

网上购买：有店 www.got1shop.com

/ 内容简介

邢诒旺的短诗和现代俳句集，尝试以诗的闪光构筑诗的小世界。

食盐者通常不单单食盐，而是将盐融入各种食物。盐是什么味道？或者：

盐可以引发多少味道？前者若是作者自指风格，后者就是在揣摩品味的可能了。

台湾诗人鲸向海长序推荐：

忽快忽慢，诙谐而精美，邢诒旺是个谈笑之间，流血又流汗的人，这本诗集便是他凶猛又天真的结晶。

/ 诗人简介

邢诒旺，1978年生于马来西亚芙蓉。毕业于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及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

著有诗集《锈铁时代》（2006，大将出版社）、《恋歌》（2007，大将出版社）、《家书》（2009，有人出版社）。

目前辞职写诗。



02 许裕全小说、散文集 《山神水魅》

出版日期：2011年8月

大将出版社出版：千秋文学系列69

ISBN：978-983-3941-93-3

售价：RM24

网上购买：有店 www.got1shop.com

/ 内容简介

收录许裕全小说及散文十篇，包括花纵散文推荐奖〈斗鱼系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女猪〉、海鸥文学奖散文优秀奖〈海颤〉、星云文学奖短篇小说优秀奖〈山老虎郑九〉等。

马华著名作家曾翎龙推荐：

一位语言天才的经营成果。主题式的铺陈与创造，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境地，许裕全在这里展现他操作文字的方法：赋予生活奇诡想像和书写力度，言之有物、物里藏情。

在经验匮乏的写作时代，书写者尚在犹豫从何下笔时，抬头却见许裕全从山中水里出来，抖落一地故事的沙尘和闪光的水珠。



/ 作者简介

许裕全，出生于霹雳班台小镇，三十几岁的摩羯座男人，性格沉默厚道。

长大后负笈台湾，毕业于成功大学企业管理系。

在商场打混经年，随后曾游牧于农畜业，水产养殖，渔业。目前任职于制造业，文学与书法，是维持得最久的嗜好。

作品曾获：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星云文学奖、游川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台北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等。

曾出版轻松小品集《猪头看起来》《宝贝，猪头一下嘛！》



《马华文学》 网络版稿约

1. 本刊对来稿没有字数上的约束，只要是好，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只要在稿酬能力的范围内的来稿，都乐意刊登发表。
2. 欢迎所有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短、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配合作品的意境。
3.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传奇，并请提供纯文字档（.txt）或word档（.doc）。
4.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来稿会在三个月内被通知是否录用。三个月后作者自行处理。编者尽可能在决定用稿后就即时电邮通知作者。接受繁简文体投稿，但在发表时是简体档本。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5.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身份证号码。请提供银行户口号码，以便将稿费直接汇入。
6. 本刊有权对来稿删改，修正错别字，不愿意者请在来稿上注明。
7.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8.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可任何电子制作，以及其他的出版形式。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附录

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

日期：2011年5月8日 时间：10:10am 地点：Moontree House 月树咖啡屋



新诗组决审纪录

主持人：罗志强（简称罗） 记录：许慧珊
评审：李宗舜（李） 陈大为（陈） 王德龙（王）

罗：欢迎三位老师出席这场活动，本届海鸥新诗组共收到十八篇作品，我们现在先选择一位总评主持会议。

陈：（本届比赛采越洋通讯评审方式）主持会议的应该选择现场吧。

罗：那我们把整个会议交给宗舜负责。

李：三位评审，我们是否应该先规划一下，因为章程规定是要选三篇，那我们是不是要先选出自己属意的三篇才来做最后的敲定？还是要选多少篇出来？

陈：就选三篇吧。

李：好。那大为你属意的前面三篇是哪三篇？

陈：我可以投两篇吗？我先投两篇吧，我们分两轮来讨论吧。我们先选最多三篇最少两篇，然后把这些篇章集合之后再看看情况。

李：好。那先看你前面那两篇。

陈：我选A6〈寻家〉和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

李：那德龙的是？

王：我是A15〈额〉及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

李：我的第一篇是A9〈老虎〉，第二篇是A11〈装箱〉。

李：看起来三个人没有任何交错……

王：有一篇，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



陈：那我们就讨论这五篇。

李：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两票，A15〈额〉、A6〈寻家〉、A9〈老虎〉和A11〈装箱〉各一票。大为，如果没有交错的情况，我们是否需要再多选一篇？

陈：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了。其实A9〈老虎〉应该是我的第三名。如果我投三篇的话，那就是A9〈老虎〉。所以现在五篇看起来是可以讨论的。

李：那A9〈老虎〉就有两票，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有两票。A7是最优先的。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的话就给他第一名？

陈：我们要不要先说每个人对这五篇的意见，再投第二次票？

李：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是你和德龙选的，那你们要大力争取吗？

王：我和大为都把它排在第二。我个人觉得他的诗适合朗诵，因为念起来很流畅，而且有故事性，但是又不流于一般的叙述，这个叙述本身娓娓动听，而且善于说故事。但如果说表现手法则没有太特殊。这是我的看法。

陈：我谈一下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我比较喜欢A7的前面两首，第三首写得普通，我会投票给他是因为前面两首。第一首的技巧方面没有很高的难度，可是作者用了一个“王”的形象。这个“王”的形象又不是很古老的那种中国的王，他带着一种传说的特质，所以这个“王”进来的时候，创造一个想像空间，这个想像空间或者人物的形象，带动了整首诗，这一点是还蛮特别的。这首〈你读懂我的眼神也读懂这首诗〉并不是单纯的抒情诗，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场景，这个场景中的情境随着“王”的出现和退场会有所变化。在这一次比赛中抒情作品里头，这首诗是非常好的。第二首我觉得它在语言上面又比第一首好了一些。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比较贴近聆听者，第二首的故事讲得收放自如。这首诗里面并没有很深刻的东西，所以作者用一个很简单的语言条件和特质让我们进入他的朗读。但我觉得它和朗诵有差别，它虽然可以朗诵，但这个朗诵不是针对大众的，而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单独的读者，有点像对一个聆听者的倾诉，是一对一的朗读。我觉得这首诗的优点在于语言和节奏感，各方面都掌握得不错，但如果说有很强大的创造力，倒也没有。它是我的第二名。宗舜有什么看法呢？

李：基本上我没有选它，它不在我的十名以内。所以我不能有太多的意见，不过我倒要争取A9〈老虎〉，因为A9〈老虎〉大为后来你也选了。第一首是〈老虎〉，外一首是〈捕兽器〉和〈告别〉。我倒是觉得在这个创作奖里算是相当特别，而且文字非常清新、锤炼。然后技法有致，也可从小题材里面看到大的宇宙。我会争取这个，看你们有没有意见。

陈：那德龙有什么意见？

王：A9〈老虎〉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比赛的话它诗当然还是写得很老练，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话，从内容到文学技巧，可能还不一定纳入这个考量。我主要是从表现手法来判断。

陈：我给他排第三，其实我的第三有很多个。很多个都是这个水平的，我原先只投两篇用意在这里。我的3、4、5、6几乎是同样水平，很难选。我觉得这首诗它在整个表现手法上没有很突出，虽然他确实有一定的水准，在意象运用和题材主题表现也好都很稳定。可是他的创造力没有很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所以我没选它为第一、第二。

李：也就是这样看起来，你们刚才选的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应该是……因为我没有意见，我没选到。

陈：那不见得，我们再看看其他三首吧。

李：其他三首都是一票的。A6〈寻家〉是一票的。

王：A15〈额〉。

李：A15〈额〉是一票，A9〈老虎〉是一票的。

王：A11〈装箱〉是一票。A9〈老虎〉是两票。

陈：我来谈A6〈寻家〉好了，按照顺序A6〈寻家〉在前面。A6〈寻家〉是我的第一名，A6〈寻家〉总共有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分两节的。他的第三首是比较弱的，可是他第一首诗，是所有决审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作者用简单的东西来写庞大的东西，可是他又不会写得很重，他有三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他对整个诗的营造很成功，他从诗中祖父所在的空间暗示了一个很绵长的过去，仿佛在表明：这是我的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又从这个据点看到整个时空后续发展的情况，那是从祖父到原乡槟城的建构。这里有一个写作难度，他会比刚才我第二名或者第三名难度来得高点。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色，那异乡的

叙述还蛮出色的，尤其是在倒数第二段他用了很传统的东西，同时又展开了批判，形成充满现代感跟现实感的一个符号。当两个焦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对古典跟现代、过去与未来的交错，展现了创造力。A6的另外一首〈餐桌〉，作者分别以两个餐桌来表现，一个是方形一个是圆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有关圆形的那段，圆形的餐桌看起来特别有作为一个传统大家庭的象征。然后他又透过各种用餐（早餐、午餐、晚餐）的心情和境况，赋予更丰富的象征和内涵。当然，它象征了团圆。但我觉得这首诗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是在这边，而是这个餐桌有三个层次的变化。它第一个层次是餐桌，第三也是餐桌，但第二层次是一种储存，就是把人生特定经验加以存档的东西。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很欢悦的元素，就像一个纽扣钉在胸口最牢固的地方。所以这个餐桌对后来长大的作者来说，它不仅仅是吃饭也不仅仅是回忆的所在，而是有了人情有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温馨的餐桌，所以它可以钉在靠近胸口的位置。这餐桌有这三重的变化，在写作难度上面是很难得的。我比较喜欢A6〈寻家〉作为我的第一名，正是因为它有难度，看起来句子很短，篇幅也没有很长，可是他放进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却不会显得沉重，举重若轻，而且全诗的节奏感掌握到很好。这种表现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的。

李：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要争取这个第一名吗？但是我跟德龙都没有在我们的名单里面。

陈：不要紧，你们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

王：我大概是排在第三，因为第三有好几位。大概是在第三的部分。

陈：所以这个是在你的第三名？

王：对，这个大概是在我的第三名左右，因为第三我是有好几篇。那不晓得A15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陈：A15〈额〉到你讲是吗？

王：A15〈额〉我是把它排在第一名。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我觉得他相当老练，他也富有原创性而且耐咀嚼。在修辞技巧方面我是觉得它变化也比较大，而且它长句很多，虽然说长句很多但是我却没有觉得他有散文化的缺点。可能问题是它有很多陌生化的处理，实际上这个诗变得相当的晦涩，不一定能够很好把握它的内容。但我从技巧角度来看这首诗。



陈：那宗舜有什么看法？

李：他在我的名单里面是相当后的，在我名单里面第六个。大为你那边有没有选？

陈：我没有选他。

李：我的在很后面，我不会坚持。我觉得他语言有待改善，我不坚持。

陈：我是觉得它意象有点乱，主要原因是他放太多东西进来。

李：好像一个打杂篇这样。

陈：他没有将各种独立的事物统合成一个很有系统的东西。

李：结构也有一点……相当的零散。

陈：它会有点难读。这首诗意象相当庞杂，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诠释脉络，诠释脉络不清楚就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了。其次，有些字句和符号很常见，必须有更创新的意象。那最后应该是A11〈装箱〉了。

王：对，A11〈装箱〉。

李：A11〈装箱〉是我选的。我觉得这首诗比较不会像总体的参赛作品——语言的书写方式可能是为了参赛，所以语言上也都冗长，节奏感像刚才我们提到A15〈额〉，没有任何节奏感可言，念起来都拗牙。A11〈装箱〉是所有作品里面相当清新的一首诗。尤其是他把所有东西装箱起来。我最喜欢的是他第一首诗最后的结尾。相当清新而且不造作，然后在诗语言里面表达起来也相当流利顺畅，这个是我选它第二名最大的原因。

陈：这不是你的第一名？

李：没有，这是我的第二。

陈：〈老虎〉是你的第一？

李：〈老虎〉是我的第一。

王：我A11〈装箱〉应该排得相当后，我都忘了那秩序是什么。我是觉得他有一些语言比如说养大肚腩，谨定于鱼肚白畋游之前，然后还有后面最后一首，压抑规范文本，堪忧正规考试。我觉得这些词句好像用力用得太多了，不太自



然。

陈：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A11〈装箱〉这首诗其实很容易写的，因为他不断把东西放进来就行了，他有相簿，然后相簿有好几行毛毛熊、MP3播放器，形同堆砌。此诗语言虽短，但是味道不出来。他把相簿全部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营造出一个特殊的感觉。所以这首诗在我的排名里面是很后的。后面那两首会比前面的好一些，但也没有很突出。这是我的看法。

李：德龙还有意见吗？

王：我个人稍嫌有点松散，我个人整体的感觉是这样。

陈：所以现在怎么办？

李：这样的话A11〈装箱〉我不坚持。

陈：我跟德龙都把它放去后面了。

李：就放去后面。

陈：先把它淘汰吧。

李：先把它淘汰。那我们现在谈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

王：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两票，A9〈老虎〉两票。

陈：现在有两篇是两票，问题出来了。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的两票都是第二名。

李：都在第二名里面。

陈：然后A15〈额〉是德龙的第一，A6〈寻家〉是我的第一，A9〈老虎〉是你的第一。虽然A9〈老虎〉有我的第三票，但我并不觉得A9〈老虎〉应该拿第一，严格来讲我们三个人的第一是不一样。

李：大为，A9〈老虎〉是我的第一。A9〈老虎〉是你的第三对不对？

陈：但是我有很多个第三啦。就好像刚才德龙说的A6〈寻家〉是他的第三嘛，但还有很多接近的第三。A6〈寻家〉和A9〈老虎〉实际上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再投一次票？

李：我看再投一次票好了。我们先以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投票好



吗？还是从后面投起来？

陈：应该针对这四篇一起投吧。

李：我们现在要选三篇，大为，要先选特优还是先选后面两篇？

陈：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投一个分数，我们给第一名的四分，第二名三分，第三名两分，这样排下去。然后给的分数三个人加起来再看看情况，如果还是不满意再说。

李：第一是四分，第二是三分，四三二一。我们就先从后面投起。

陈：我先讲我的分数好了。我的四分是A6〈寻家〉，三分是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我的两分是A9〈老虎〉，我的一分是A15〈额〉。

王：我的四分是A15〈额〉，我的三分是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我的两分是A6〈寻家〉，我的一分是A9〈老虎〉。

李：我的四分是A9〈老虎〉，我的三分是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我的两分是A15〈额〉，我的一分是A6〈寻家〉。

李：我们算一下，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是你的三分，德龙是三分，我的也是三分。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是九分。

陈：可是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不是我们三个人的第一名，它是我们三个人的第二。如果是我们三个人的第二拿到头奖是有点奇怪。我讲一个经验：我在台北大学办文学奖的时候，创立了一个规矩，首奖的作品必须至少获得其中一位评审投第一名，如果他没有获得某位评审的第一名，即使它是每一位评审的第二名，他还是不能获得首奖，必须重新投票。不然我们的第二名票数加起来成为第一名，这很奇怪。你们觉得呢？

王：其他都是几分？其他三篇都是七分吗？

罗：我统计一下，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的得分是3，3，3共9分；A9、A15、A6三篇都是4，2，1，各是7分。

李：都是七分，比A7少。还有什么规则？

陈：我有一个建议。A7以外的三篇都是我们各自的第一名，而且它们得到的分数一样都是七分；至于A7，则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第二名，它基本上多了两



分，但也不是我们心目中应该得首奖的作品。由于没有一首诗可以同时获得三个评审的第一名，所以我的建议是四篇并列，奖金平分，各两千五百元。

李：就是所有奖金平分。

陈：你们觉得呢？

李：我没有意见，问题是主办单位有没有意见。

罗：这个真是考倒我，不过我们尊重评审决定，如果三位评审一致认为应该这样的话，我们就采取这个方法。就平分。

陈：德龙觉得呢？

王：如果说要这样折中处理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等于说首奖从缺，优秀奖奖金平分。

李：这个应该是破历届参赛记录。大为在其他奖项有试过这样吗？

陈：有。首奖从缺很常见，有时候它是水准不到而从缺，这次我是觉得水准都很接近且不分上下，虽然在分数上有人脱颖而出，却又存在着好些缺点，最能够表现出实况的方式，就是把这几篇并排在一起。

李：我没意见，我觉得这样可行。德龙有没有意见？

王：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我们都把它排在第二嘛，那是不是它就在第二，首奖则从缺？

李：不是，如果这样排法的话，我们现在让首奖从缺，然后把奖金均分，均分后我们名次要怎么排？

陈：以目前的评分僵局来看，我们不排名次，全部列为优秀奖。

李：从上到下，人家大概都会去做揣测，需要吗？

陈：不要排名额。

王：就完全不要。

陈：我觉得不要排名。因为后面三篇平分是平分，它本来就是同等的，虽然A7是九分，可是它又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第一名。



李：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没有所谓的优秀奖，可是你出去的名单是不是应该A7在最上面？毕竟拿九分。

陈：你是说那排序？

李：对，排序总得对他公平一点。

陈：排序，你说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要排到最上面去？

李：对啊，他是拿九分，他虽然是第二名但是他……

陈：也可以。

李：我觉得这样对他比较公平。

王：可以。

李：站在一个评审的立场看，对他比较公平，因为他拿九分，其他都是拿七分。那也可以比较突显，我们这一次的排名是这样排下来的。可以吗？

陈：这样可以。意思是都是优秀奖。

李：只是我们把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排在第一位。

陈：那其他三个就随意。

李：随便排。基本上他那分数也是超过大家嘛。这样处理可以吗？

陈：好，我同意。

李：有意见吗？德龙。

王：可以。

李：我没有意见，我觉得这样做应该是圆满的。

王：那等于说全部是优秀，那表达时候是一二三名从缺还是……

罗：没有，它只有特优跟优秀罢了。

王：我还以为是一二三名。

李：所以我们就做了以上的总结，主办单位这次的特优奖从缺，只有四名优秀奖。然后基于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的分数最多，所以就A7〈半山芭电子街摊贩等雨停〉排在第一顺位。剩下的就没有顺位。可以吗？



李：ok吗？大为。

陈：同意。

李：好，那就这样子，谢谢。

罗：你们整体的意见？

陈：我觉得少部分作品还不错，就是在所有的十八篇作品当中，得奖者都有一定的水准，有一些没有得奖的也还不错。但是如果说非常突出，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真是没有几篇。

罗：那我们再听听德龙和宗舜的意见。

王：我的意见也差不多是这样，也就是说写得很熟练的或者说表达方式也相当自然的其实也还是比较多。但如果说以一个比赛角度来看的话，觉得特别突出然后表现特别好的，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也是没有吧，大概只有三四位我觉得还不错。各自有各自的那个自然的部分，都各自有一些小缺点。

李：我的是最短的。我是感觉到作品在质量上有一定的水准，但是有些作者的语言，正如大家刚才提到的，有些语言稍微冗长结构松散。我觉得大概有六七位写得是相当精彩的，语言的掌握跟整个叙述结构有一定的水平，所以基本上我对这次的文学奖是肯定的。谢谢。

罗：好，那最后关头我们来揭晓到底是谁得奖。这次的四位得奖人是A7的刘艺婉，得奖作品是〈半山芭电子摊贩等雨停〉、〈假使我们诗般孤独〉、〈你读懂我的眼神必也读懂这首诗〉；A9的曾翎龙，得奖作品是〈老虎（外一首）〉、〈告别〉、〈穴居〉；A6吕育陶，得奖作品是〈寻家〉、〈从祖父的骨灰阁望出去〉、〈餐桌〉；A15陈伟哲，得奖作品是〈额〉、〈Tinted〉、〈当你也寂寞的时候〉。因为这个名单还没公布，所以请大家不要出去讲啊。

王：可以可以。

陈：A15到底是谁啊？

罗：A15是一个新人，陈伟哲。



王：哦，陈伟哲。今天好像才有他的诗。

罗：他写得很勤。所以大为老师知道名单吗？

陈：知道。

罗：那大家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吧？

陈：可以接受。我是希望有一个真正的首奖出来，但是因为三个人意见差太远了所以就没办法了。

罗：的确。那我们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1年9月号 /
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 /

